

章太炎生平与学术



章太炎生平与学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曹月堂

封面设计：王师颀

**章太炎生平与学术**

ZHANGTAIYAN SHENGPING YU XUESHU

章念驰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8印张 379,000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定价 4.55 元

ISBN 7—108—00150—0/K·20

## 前 言

章太炎先生是對中國政治和文化起過推進作用的革命家和學者。本書選輯了半個世紀來海內外學者研究他的學術論文及其他有關資料，作爲獻給太炎先生逝世五十週年的一束素花。

本書力圖有助於人們真正瞭解太炎先生，這並非因爲他是我的祖父——他不僅僅屬於我們親屬所有，他是中華的英傑，他是屬於祖國和大衆的。我們研究他走過的曲曲彎彎的道路，是爲了讓後人少走彎路；我們瞭解他博大的學術成就，是爲了讓後人去超越。在災難深重的中國近百年史上，他和許多先驅者一樣，都是背着鋪板，躺在泥濘的路上，爲着讓後人踩踏而過的人。他絕不是什麼「先聖」或「教主」，更不是什麼「瘋子」；他與其他歷史人物一樣，也並不是什麼「完人」，他就是他。

半個多世紀來，對他的評價是各種各樣的，這本來是件正常的事，特別是像他這樣一個人物，政治足迹遍歷中法戰爭至抗日戰爭，幾乎參與了這個時代的每一個政治事件，他的思想又那麼繁富，著述又這麼宏博，可是他的文字又是那樣晦澀，給人們的研究帶來了許多困難。因此正確地認識他和評價他，始終是研究中國近代史、思想史、政治史、文學史的一大課題。他本人說過，他學術上最有成就的時期，是與梁啓超論戰時期。我們後人如對他做簡單的定性，那是難以得到科學的結論。五十年來對章太炎先生的研究，可說是剛剛開頭。我們正處在一個政通人和的歷史新時期，這是彌足珍

2048/06

貴和至關重要的，太炎先生的著作得到了全面整理和有計劃的出版。因此，全面地客觀地研究太炎先生，總結這一段歷史教訓，繼承這一份文化遺產，是我們今天廣大學術工作者的一項任務。

雖然對太炎先生的研究應該說是才得到新的開始，但這絲毫無意貶低五十年來對他的研究的成就。本人曾經選編《章太炎資料索引初編》一千一百多條，即是從衆多的研究成果中輯錄出來的一小部份。這足資證明。由於本書的篇幅所限，這裏我僅能介紹這些成果中的百分之二二，這是大家所能諒解的。在選材上，本書採用選取「一頭一尾」的做法，以表示早期與現在的研究狀況。同時又多注意選擇海外學者的作品，以便在觀點和研究方法方面有所借鑑。選編工作難免顧此而失彼，不少有見地的論述被遺落。特別一些爭議性的問題，無法廣泛選錄；一些有質量的海外論文，來不及翻譯。在此，我想請指正與原諒。至於所選錄的文章，除有些請作者自己訂正外，只糾正了某些明顯的排印錯誤，其餘一切都保持原貌。

本書不可能是一本暢銷書，但三聯書店不計較這些，而仍予以出版，使我不勝感激，請允許我代表章太炎先生學術討論會籌委會敬致謝忱，並向為出版這本書給予過種種親切關照的新知舊友們致以感謝。

章念馳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於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 目錄

餘杭章先生墓志銘	汪東	一
章先生別傳	但植之	四
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	魯迅	八
悼念太炎先生時論(兩篇)		一一
悼太炎先生(香港《生活日報》)		一一
悼章太炎先生(巴黎《救國時報》)		一二
唁電·輓聯·國葬令		一四
章先生學術述略	龐俊	二〇
餘杭章氏學別記	錢穆	二五
章太炎先生之氣節	潘重規	三〇
章炳麟之生平及其學術文章	林尹	三八
章炳麟與中華民國	汪榮祖	五六

章太炎的科學成就及其對於公羊學派的批判	侯外廬 一〇三
章炳麟的學術成就	張玉法 一六七
章太炎剖析	李澤厚 一九一
章太炎進化觀評析	王煜 二二三
《民報》中的章太炎	朱滋源 三〇〇
論章太炎的文學思想	吳文祺 三七〇
辛亥革命前章太炎的佛學思想	唐文權 三九九
章太炎的相對主義真理觀探索	何成軒 四四三
章太炎的人性論與近代中國人本主義的命運	姜義華 四五七
否定的思想家——章炳麟	〔日本〕河田佛一 四八八
從一個日本人的眼睛看章太炎思想	〔日本〕近藤邦康 五〇七
章太炎的《社會學》	湯志鈞 五三二
章太炎道德論初探	羅福惠 五四三

章太炎先生的醫學見解 ..... 廖家興 五五九

目 錄

三



## 餘杭章先生墓志銘

汪 東

先生諱炳麟，字枚叔，一曰太炎，浙江餘杭人也。王考諱某，考諱某，奕世載德，實有令聞。先生秉心疆固，聰智絕人，粵在幼年，已開宏業。外祖朱氏，嘗授以春秋大義，謂夷夏之辨，嚴於君臣，服膺片言，以至沒齒。是蓋嶽因部婁，增其九成，河出崑崙，原於一勺。稍長，從德清俞君問業，橫經在席，砥礪時須，斂袖而聽，鋒芒不見。厥後旁搜遠紹，著書滿家，而師法所自，稱引勿替。康成絕學，尚游馬氏之門，叔重無雙，不廢賈君之說。強立不反，斯之謂歟！有清末葉，政益陵遲。先生懷一夫不獲之心，申九世復仇之議，欲求殷獻，共舉義旗。爰歷閩疆，暫棲窮島，所謀弗遂，綴羽西還。既遭黨錮，有明夷之厄，乃日讀瑜珈師地論及因明唯識諸論，宅心玄宗，都空意必。民國二年，再被幽繫，又口授微言，命弟子吳承仕錄之。居幽贊易，以明憂患之情，在陳絕糧，縣述四科之教，希蹤曩哲，一揆同歸。初至江戶，識故臨時大總統孫公。傾蓋論交，卽闕大計，於是作《相宅》一篇，豫策革命後建都所宜。其言略謂謀本部則武昌，謀藩服則西安，謀大洲則伊犁。洞燭幾先，規撫宏遠，運天下如掌上，羅形勝於匱中。勢格不行，甌亦隨見。昔成周既宅，迺爲維維之營，秦祚先亡，始定關中之策。以今方古，抑又過之。逮乎武漢興師，金陵讓國，袁氏襲亡清之舊制，忘孫公之樂推，跋扈臨民，執敲棄法，先生直言毋撓，讒口是櫻。未幾，出爲東三省籌邊使，蓋遠之也。知非用我之誠，猶冀替月之效，

是以明令朝頒，輕車夕發，度雄關而攬轡，指險瀆以徂征。涉歷山川，圖摹形勢，將欲收樂浪於版圖，規玄菟爲郡縣。豈知建議悉被稽留，掛冠卽行，拂衣高蹈。用是強藩割據，倭寇馮陵，沿至於今，終成鉅患。假使鄭用燭武，漢聽賈生，則北門之筭，何至潛移，七國之兵，還當自戢。噬臍奚及，流涕空悲，言念老成，個乎遠矣！邦家多故，戎馬頻煩，民國五年七月，孫公以大元帥興護法之師，開府廣州，用先生爲秘書長。傳檄而定巴蜀，賦詩以勞將率。時唐繼堯督軍滇南，猶懷觀望，先生躬往說之。瞻望碧鷄之嶺，瘴氣潛開，裴徊黑水之祠，凶波不作。唐感其誠，請受節度爲副元帥，同寅協衷，斯爲功首。其後軍府改制，解組言旋。雖反初衣，猶聞國是，讜言時發，不可勝書。頃者寇亂日深，車駕將稅，乃卜築吳地，躬啓講舍，博欲教誨後生，振導羣俗。莘莘學子，從者如歸。子夏居衛，西河於以嚮學，仲尼反魯，雅頌繇是得職。豈直通波飛閣，悅此清嘉，良田美竹，娛斯伏臘而已。不幸寢疾，以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四日卒。春秋六十九。弟子心喪，薄海咨悼。國家追念元耆，榮以國葬。禮也。夫立德者不必有功，勤事者未皇績學，兼備三者，繫惟先生。故能識綜九流，助媿微管，金聲玉振，終始之爲成，靈氣流形，不言而成化，可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配湯夫人，有子二，曰導，曰奇。始遭疾困，未安家室，先置造某氏，生女子子三。長適龔，前卒。次適關，次適朱。一門之內，孝弟怡怡。嗣子居喪盡哀，繼志善述，某年月日，奉喪返杭州，葬中台山之麓。念封樹之將具，嗟德音之不忘，詢謀僉同，刻此貞石。其辭曰：

於皇先生，抱道守貞。居常虛變，在險能亨。建夷既摧，復我疆理。嘉謨屢陳，以規九有，知幾其

神，言必有諱。繼覲肆虐，堯封淪陷。一佐軍府，遂返田園。功陋齊管，節慕魯連。博綜丘墳，思弘六  
藝。維文遷筆，蓋其餘事。天不憖遺，微言圯絕。鳳鳥無徵，楹奠空設。蕭蕭歸櫛，桓桓墓門。千秋萬  
代，楷樹常存。

（制言半月刊第三十一期，一九三六年）

## 章先生別傳

但植之

章先生諱炳麟，字枚叔，浙江餘杭人也。慕崑山顧炎武之風槩，更名絳，字太炎，學者稱太炎先生。少遊樸學大師德清俞先生櫛之門。兼從定海黃先生以周問大義，盡通文字器數之奧。見虜政不綱，出交賢豪，慨然以興復爲己任。屬清室議改易成法不果，黨禍起，先生避地台灣，問關至日本江戶，邂逅孫公，共論相土遷宅之宜。作《相宅》，述孫公始謨，謂今后建都，謀本部則武昌，謀藩服則西安，謀大洲則伊犁，孫公雅相推重，先生亦服孫公善經畫。孫公於開國典制，多與先生相商榷，時人弗之知也。歲癸卯，先生以《蘇報》事與清廷訟不直，激成，處先生三歲刑。同盟會建立之明年，先生出獄，同盟會人迎先生至日本江戶，主《民報》筆事。先生嘗書聯貽孫公，署曰「逸仙二兄」。逸仙者孫公字也。及武昌發難，風起雲蒸，卒傾虜社而反漢鼎，非夫清廷臘毒盈貫，孫公與先生經綸草昧，及仁人志士幽囚辟易斷脰絕齒者之相繼，未易以集事也。民國元年一月，臨時政府宅南京，孫公受樂推就大總統職。孫公素知袁世凱畔渙不可任，壹意北伐，然以與武昌相失，不能得形勢，時論亦汲汲欲仆清廷，孫公因薦世凱自代。世凱既紹纂洪緒，後遂潛號稱制，雖西南首義，勝兵用命，狂狡燿沮，淫威餘烈，幾亘兩紀，天下洵洵矣。先生《告癸丑死義烈士諸君文》，發憤論之曰：「武昌之師，以蔑異族；雲南之師，以蕩帝制。事雖暫濟，而皆不可謂有成功則何也？異族帝制之執，非一人能成之，其

支黨聚結於京師者，不可勝計。京師未拔，正陽之閫未摧，雖仆一姓，斃一人，餘孽猶鳥獸屯聚其間，故用力如轉山，而收效如豪毛，遽以是爲成功者，是夸誕自誣之論也。人情媮息，忤此小康，未暇計後日隱患，某等雖長慮却顧，不敢自逸，無若衆論之譴叟何！自南京政府解散，提挈版籍而致諸大酋，終有癸丑之變。禍患縣匝，首尾四歲，以詒諸君子憂，豈小人媮息之咎，某等亦與有罪焉。」先生蓋以臨時政府移宅宛平，追懲前失，深自引咎，欲來者之引爲鑑也。始元年。先生嘗謁黎公於武昌，見黎公爲人樂易，脫略禮數，謂與共和政體相應。及世凱繼任，先生遊宛平，他日世凱問政於先生，知先生不能爲用，而憚先生重望，授先生東三省籌邊使，而不使開府辟僚佐，先生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雖知世凱乏遠略，無委仗意，猶庶幾稍發舒素志，嘗一行邊，遂棄去。先生曾書《癸丑長春籌邊》五言近體二首示余，其一云：「劍騎臨邊塞，風塵起大荒，回頭望北極，軒翮欲南翔。墨袂哀元后，黃金換議郎，殷頑殊未盡，何以慰三殤。」論者謂尼父歌彼婦以出走，先生賦詩而掛冠，聖賢之不得行其志，大抵然也。未幾歸上海。宋教仁者，先生素所推轂，被世凱命長農林，時南北既一政，人皆爭言文治，同盟會議員在都者，以教仁爲魁。教仁覩世凱兵盛不可與爭鋒，欲因議會多算以撓之。癸丑當大選，教仁屬望黎公，世凱調知其事，二年三月，世凱使賊殺教仁於上海。旋貸四國款二千五百萬版以爲解散東南義旅之用。八月南都既失，各省先後陷，先生於是年再適宛平，謁世凱，語不屈，遂見幽。世凱使幸臣陸建章布中調於先生左右。先生遼難口授勝義。使弟子吳承仕疏記之，世所傳《薊漢微言》者是也。五年世凱死，黎公繼任，始出先生。是年夏，先生歸自宛平，息肩上海。居

頃之，南適肇慶，以觀形勢，復遍游新加坡南洋馬來諸島，所至演述宗國安危情勢，以堅僑人內向之志。其秋歸上海，因卜居焉。先生居既定，益扼腕策國事，故舊至自四方者，多就先生咨方略。時黎公雖繼任，然失兵久，北洋軍勢未衰，而國務總理段祺瑞以不順帝制，功尤高，其祕書長徐樹錚緣附約法，構於府院之間。六年夏，黎公罷祺瑞職，以伍廷芳代之，令下數日，九省督軍皆反，適長江巡閱使張勳入謁，請解散國會，登李經羲爲總理，竟用是以兵二千矯命以清廢帝復辟。黎公遜於東交民巷，密令段祺瑞復職，擊走勳。黎公解職，馮國璋繼。七月孫公率海軍總長程璧光與先生及前國務總理唐紹儀赴番禺，軍府既建，孫公以先生長祕書。先生爲孫公草宣言，喻順逆，既而請於孫公，赴昆明說唐紹儀就副元帥職，出師北伐。先生有發畢節赴巴留別唐元帥詩云：「直北餘逋寇，當關豈一夫，欲繼堯佐孫公扶義，爲西南諸將先也。」未幾下江，過湖南，反上海，問學諳政者，不絕於庭。自是南北交兵，縣四五歲，國璋去，北方又擁徐世昌主之，至十一年夏，北方將領請黎公再起。先生以書抵黎公曰：「將帥過驕，難爲其上，必欲出，請南都武昌，無滯宛平。」十二年六月黎公被迫如天津，浮海至上海，先生數過黎公道故。於時曹錕購致議員，圖干大選，先生與唐紹儀電書告議員南下集會，然亦不能有所匡救。十三年十月，孫公過滬入宛平，先生入謁爲別。及孫公在宛平不豫，先生手疏醫方，屬余致之左右。自是數言時事，多謬誇之論。二十年一月二十八日淞滬變起，先生入宛平，教北方柄兵者備邊守險之策。主者是先生言，遂巡不能見之施行。先生反上海，旋如蘇州，因家於是，與諸生創國學講習會，然於經國立政之務，未嘗忘靖獻也。二十五年六月十四日以疾終於蘇州。

高郵。先生著述，世多有之，是以不論，次其軼事，以備國史之採擇焉。

贊曰：余從先生遊逾二紀，嘗從容問先生政俗因革損益之由，先生啓發懇至。又嘗交先生弟子黃侃汪東，侃之言曰，先生持論議禮，遵魏晉之筆，緣情體物，本縱橫之家，可謂博文約禮，深根寧極者焉。侃既死，東語余曰，先生之玄言，可得而聞，先生之文章，終不能規其豪末。二君之言，蓋篤論也。世多慕先生言政之電書，然先生乘輿奮筆，輒削藁不存，非其至也。世又疑先生立論先後殊致，斯則未原始察終之故也。先生救時之議，卑而易行，因人施教，隨情利導，時有先後，性有剛柔，則所以開示之者，不容執一端。昔者尼父以道爲度，標絕四之旨，亦嘗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矣。先生尚不自有其身，何意必之有哉！先生嘗自謂平生儀刑崑山顧寧人，寧人直陽九之運，志不得施，以言救人。先生起自諸生，濯纓漢室，弱冠之歲，道風素論，已鎮雅俗，中歲毗佐孫公，一匡諸夏，爲世斗極，生而八方景附，歿而四海遏密，盛德大業，雖與伊呂比隆可也。嗚呼！至矣。

（制言半月刊第二十五期，一九三六年）

## 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

魯迅

前一些時，上海的官紳爲太炎先生開追悼會，赴會者不滿百人，遂在寂寞中閉幕，於是有人慨嘆，以爲青年們對於本國的學者竟不如對於外國的高爾基的熱誠。這慨嘆其實是不當的。官紳集會，一向爲小民所不敢到；況且高爾基是戰鬥的作家，太炎先生雖先前也以革命家現身，後來却退居於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紀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許將爲大多數所忘却。

我以爲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回憶三十餘年之前，木板的《尙書》已經出版了，我讀不斷，當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時的青年，這樣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國有太炎先生，並非因爲他的經學和小學，是爲了他駁斥康有爲和作鄒容的《革命軍》序，竟被監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時留學日本的浙籍學生，正辦雜誌《浙江潮》，其中即載有先生獄中所作詩，却並不難懂。這使我感動，也至今並沒有忘記，現在抄兩首在下面——

### 獄中贈鄒容

鄒容吾小弟，被髮下瀛洲。快剪刀除辮，乾牛肉作餽。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須



揜手，乾坤祇兩頭。

### 獄中聞沈禹希見殺

不見沈生久。江湖知隱淪，蕭蕭悲壯士，今在易京門。螭彪羞爭焰，文章總斷魂。中陰當待我，南北幾新墳。

一九〇六年六月出獄，即日東渡，到了東京，不久就主持《民報》。我愛看這《民報》，但並非爲了先生的文筆古奧，索解爲難，或說佛法，談「俱分進化」，是爲了他和主張保皇的梁啓超鬥爭，和「×」的×××鬥爭，和「以《紅樓夢》爲成佛之要道」的×××鬥爭，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聽講也在這時候，但又並非因爲他是學者，却爲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記得了。

民國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已達，該可以大有作爲了，然而還是不得志。這也是和高爾基的生受崇敬，死備哀榮，截然兩樣的。我以爲兩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爾基先前的理想，後來都成爲事實，他的一身，就是大衆的一體，喜怒哀樂，無不相通；而先生則排滿之志雖伸，但視爲最緊要的「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見《民報》第六本），却僅止於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凱又攘奪國柄，以遂私圖，就更使先生失却實地，僅垂空文，至於今，惟我們的「中華民國」之稱，尚係發源於先生的《中華國解》（最先亦見《民報》），